

曾為王家衛電影配樂 美國作曲家看好香港音樂前景

音樂殿堂

撰文：張綺霞
ellacheung@hkje.com

來自美國的作曲家 Eli Marshall，一直醉心亞洲，從千禧年初念書時就到北京做研究，期間開始創作，後轉到香港，曾為王家衛及許鞍華的電影配樂。他對中樂著迷，一些作品也加入笙等樂器，中西混雜。他解釋：「其實沒有絕對的東西之分，我喜歡一句話是：世界上所有音樂都是融合 (fusion)。就如笙在十八世紀傳到歐洲，很可能是當中技術啟發了口琴等樂器的發明。」

在港數年，他認為本地藝術生態開始蓬勃，雖然找地方困難，卻有許多有心人在堅持，潛力不小，他期待可在此地聽到更多自由和衝鋒派爵士樂，「香港絕對有觀眾，只是要有人去玩」。



香港的全職作曲家不多，Eli Marshall 在此地數年，認為本地藝術生態潛力不小。
(吳楚動攝)

他本來有機會留在紐約發展，卻選擇到北京去，後來移居香港。(吳楚動攝)



Eli Marshall 小檔案

中文名字：伊沐

曾獲獎項：American Opera 道格拉斯摩爾獎學金、Kaplan Award

資歷：北京新樂團創辦人及藝術總監，芝加哥歌劇院、大都會歌劇院及西雅圖歌劇院駐團藝術家

職銜：康乃爾大學客座教授



Eli 表示，作為作曲家，最重要的是用音樂帶出故事中的能量和戲劇張力。
(受訪者圖片)

Eli 在 2011 年移居香港，創作類型多樣，「在我們這一輩中，已沒有高雅或低俗藝術之分，你需要嘗試很多不同種類，才能建立自己的聲音。」他的作品不少與香港密切相關，曾為王家衛的《東邪西毒》(終極版) 及許鞍華的《黃金時代》創作電影音樂，最近又參與創作室內歌劇 *Mila* (1 月 18 至 21 日，亞洲協會香港中心)，也是一個屬於香港的作品。

Mila 去年開始籌備，他要等編劇莊梅岩寫好劇本後才開始作曲，時間緊迫，幸好團隊的人都很幫忙。一開始，他們就決定，這是一個包含不同種族、語言、文化的歌劇，但也希望能對應香港的現實。「在創作之初，我們討論了好多的是：什麼才能代表香港的故事？」

音樂表現「後現代孤寂」

於是他們構想出一個典型本地家庭故事：外籍傭工 *Mila* 來港照顧一個三口之家，夫妻之間關係緊張，長期忽略兒子成長，讓其情緒不穩，有輕生的念頭，敏感的 *Mila* 很快便察覺到，並為此焦慮不已，希望將孩子從自殺邊緣拉回來。

作為一個作曲家，最重要的是用音樂帶出故事中的能量和戲劇張力，尤其是在沒有對話的時候。而導演陳曙曦也特別提到，想帶出「後現代孤寂」(postmodern loneliness) 的狀態，這在香港的家庭中尤其明顯。Eli 指出，如何將這孤寂心情從內在浮面，是音樂要做的事。

「劇中描寫了一個悲劇，這個悲劇每天都在上演。城市中的異化 (alienation)



Mila 從去年就開始籌備，但 Eli 要等編劇莊梅岩寫好劇本後才開始作曲，時間緊迫。
(受訪者圖片)

在此地尤其明顯，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家庭中，人都是被異化。」他認為，劇中那些莫名的焦慮、孤寂，很能抓住港人當下的的心情。在這個家庭中，每個人都很孤獨，都被抽空隔絕於各自的空間，日復一日重複地上班、學習，「雖然故事的起點是說多元文化，但我覺得更多的是說我們工作的狀態。為何在這環境中沒有人是快樂的？可能是因為，每個人都飽受剝削，連孩子也在學習中被剝削。這是香港的故事，也是其他地方的故事。」

他表示，孤寂是都市人共有的心情，經常紐約香港兩邊跑，他發覺兩座城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「孤寂是現代生活的共通狀態，很多事都不在我們直接掌控內，社會不只是分層，更粉碎成原子般，因此我們沒多少時間去重新找聯

繫，即使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家人。」而外籍傭工在這個家庭中，不但隔絕於外界，也隔絕於故鄉和家庭，每天進行身體和情感的勞動，是更深層的剝削。

有一個一歲多女兒的 Eli 也感嘆，到底要有多大的數目，才讓一個人狠心放下孩子，讓其不在自己身邊成長？對這種跨國的剝削，他感受極深。「她們付出如此大的代價，所得工資是否能彌補？」雖然外傭政策有不少問題，但無可否認它是菲律賓等地的重要經濟支柱，不少傭工也樂意來港工作，因此他認為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，但他認為，本地社會應更多關注她們的處境，她們一直是本地的隱形社群。

北京過波希米亞生活

Eli 如今與家人在港居住，沒有聘傭工人，妻子是大學教授，兩人雖忙碌，也盡量平均分擔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，他感嘆這是「世界上最難和最重要的工作」，但人們卻常低估這工作的價值。「我不喜歡用 domestic helper 而不用 domestic worker 的字眼，這樣她們的工作價值會被削弱，勞工保障也因此被忽略。」

同是外來者的 Eli，成長於美國，本可留在紐約發展，他卻選擇到北京，透過傅爾布萊特計劃在當地做研究，並開展創作生涯。「那是 2003 年，我還是 20 多歲的學生，雖然紐約有最繁華的音樂藝術生態，我希望去外面體驗更多。」

去北京後，他覺得眼界大開，尤其是當地音樂界傳承和創新傳統的方法，讓他靈感如泉湧，該地藝術生態有待發展，為

他提供不少機會，而且生活指數不高，對剛畢業的人來說極理想。「當時我們都很嚮往波希米亞生活，北京很符合波希米亞的理想：不需固定收入，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創作，然後看能有什麼收穫。那種創作自由度對所有藝術行業都是必要的。」

2005 年，他與朋友共同創立北京新音樂樂團，以藝術總監身份在亞洲監製多個表演，又獲邀進行創作。後因香港有不少邀約，2011 年開始居港，完成博士學位後找到教席，遇上妻子，成家立室。

大角咀拾廢料做樂器

來港後，他開始在創作中用上以廉價物料自製的樂器，「雖然它的聲音沒有大廠出產的管弦樂器那樣精細，但聲音裏面有很多其他有趣的資訊，你可以利用那種原始的聲響，那是我比較喜歡的，或者也是想與那種美麗精緻聲音的對抗吧！」

這些樂器雖然以很低技術製作，但聲音色彩也可以很豐富，有此靈感，也是受香港環境的影響。

「起初來香港，我住在旺角的 7 層大樓天台，就在大角咀工業區旁邊，每天走過街道，就會看到許多工人在切石、切鐵、切木，很容易就能從這些店取得廢棄材料。」

把這些物料集合製成的樂器就如旺角日常的雜音，而旺角結合工業、商業、住宅區的混雜個性，各種聲音嘈鬧紛陳，也給了他不少刺激和靈感。「讓我最驚訝的是，香港在美學創作上有着很好的環境，有很多資源讓我取用。」



一眾歌劇演員全神貫注地排練室內歌劇 *Mila* 的情況。
(受訪者圖片)